

序說

李宗焜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一、甲骨文名義

甲骨文顧名思義就是龜甲、獸骨上的文字，一般說的甲骨文是指殷墟出土的商代（公元前 1600–前 1046）晚期文字。事實上除了殷墟（今河南安陽）甲骨文外，還有商末周（公元前 1046–前 256）初的周原甲骨，但因為數量少，所以一般所說的甲骨文，指的都是商朝的甲骨文，其時代包含從武丁（第二十三位商王，約公元前 1250–前 1192 在位）直到商末約二百五十年，最早的距今將近三千三百年。

商代甲骨文是目前所見最早的系統漢字，也是了解漢字和殷商歷史非常重要的史料。

二、甲骨文的發現

甲骨文是殷商晚期寫刻在甲骨上的文字，但隨著商朝的滅亡，這些甲骨文像在人間蒸發一般，不為人所知，傳世文獻中也沒有記載，歷代研究漢字的著作也沒有提起。東漢許慎（約 58–約 147）的《說文解字》，是漢字研究最重要的典籍，他根據的字體是小篆，旁及籀文、古文，雖然沒有用到金文，至少在序中提到“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但絕不見任何關於甲骨文的描述。宋代（960–1279）古文字學大盛，有多種收錄銅器銘文的專門著作，但也沒有人提到甲骨文。可見甲骨文在商朝滅亡之後即告消失，沒有人知道世上曾有此物。

直到清末光緒年間，甲骨文才陸續被發現。大約在 1880 年前後，河南安陽小屯村民在犁田時，常會翻出龜甲與獸骨，但當時的人並不知道它們是商代文字。有人把這些甲骨賣到中藥鋪，被用作龍骨和敗龜版；甚至甲骨上面刻的東西（當時不知為文字）被認為年代不夠久遠，療效不佳，因此村民們都先把它刮除，以圖賣到較好的價錢。殘碎小片賣不掉的，就磨成肥料或拿去填井。這段時間持續

恐怕有十年以上，糟蹋掉的甲骨不知道有多少？

直到光緒二十五年（1899），當時的國子監祭酒王懿榮（1845–1900），在因緣際會下看到了甲骨文。¹ 以他深厚的學養，一眼就認準這是重要古物，接著大量收購；甲骨從此脫離藥材的命運，成為學術史料。因此，學術界就把 1899 年作為發現甲骨文的年份。事實上，在那之前甲骨早已出現，只是沒人認識到它的價值，被當作藥材罷了。

王懿榮購藏甲骨主要來自古董商，他先後買了千餘片，是認定甲骨為重要古物並盡力購藏的第一人。可惜他還來不及做進一步研究，隔年（1900）因八國聯軍攻入北京，他以“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吾義不可苟生”而投井殉國。王懿榮對甲骨文的認識究竟到什麼程度不得而知，但在他認定甲骨為重要古物之後，繼而致力收藏者頗不乏人，甲骨的身價也跟著水漲船高，甚至到了以字計價的地步。在大家爭相購藏的市場需求下，古董販子自然努力搬有運無，初期都由這些古董商兜售，藏家並不知道甲骨出自何地。到 1908 年羅振玉（1866–1940）探知甲骨來自河南安陽小屯村後，更直接派人到小屯大量收購，所得極多。至此，不僅古董商，包括羅振玉在內的許多收藏者都大肆搜刮甲骨，也因此造成了大量的私掘、亂挖。他們的目的只在挖出甲骨牟利，對於地層等考古上應注意的事情，是不考慮也沒有能力考慮的，這樣的私掘大大的破壞了科學資料的完整性。這段時間許多外國人也加入搜購的行列，並把甲骨運到國外，造成甲骨大量流往外國。傅斯年曾痛陳“私掘”的危害說：

安陽殷墟出土龜甲獸骨文字，自前清光緒己亥（1899）迄於去歲（1928）蓋三十年。此三十年間，初經王（懿榮）、劉（鶚）兩君注意，繼經羅氏（振玉）購求，出土者先後數萬片。羅君所得即逾兩萬，而清宣統間

及民國初年每歲仍多私掘，經古董商人輾轉售之歐美日本者，尤不可數計。即英（加拿大）牧師明義士（1885-1957）所藏已達五萬片。據前年調查，民國九、十三、十六及十七年（1920、1924、1927及1928）春，販賣者皆有集眾挖掘之舉，所得龜骨盡已杳無下落。夫殷人卜辭藏地下者，甯有幾許？經一度之非科學的搜羅，即減損一部之儲積，且因搜求字骨，毀棄他器，紊亂地下情形，學術之損失尤大。吾國官廳及學人竟視若無睹，聽此寶貴史跡日就漸滅，亦可哀矣。

殷墟經此三十年之損毀，雖有孫詒讓、羅振玉、王國維諸君文字上之貢獻，以慰學術，然文字以外之材料，因搜尋字骨而消滅者何止什九？故國人頗以為殷墟又更成墟。蓋自舊玩古董及釋文字者之意義論之，實固如此。然近代的考古學有其他重大之問題，不專注意於文字彝器之端。²

李濟（1896-1979）在談“挖掘的記載”時，也提到考古發掘與私掘最大的不同：

一個專以挖寶貝為目的的人，自然談不到這件事。就是叫他記載，他也不知道記載什麼。現代考古家，對於一切挖掘，都是求一個全體的知識，不是找零零碎碎的寶貝。³

正因為私掘對文物來說是個災難，才有董作賓（1895-1963）在安陽進行的調查，並向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下稱中研院史語所）報告說：

甲骨既尚有留遺，而近年之出土者又源源不絕，長此以往，關係吾國古代文化至鉅之瑰寶，將為無知之土人私掘盜賣以盡，遲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損失，是則由國家學術機關以科學方法發掘之，實為刻不容緩之圖。⁴

繼而有了中研院史語所的科學發掘。

三、甲骨文的科學發掘

自1928年起至1937年，史語所對殷墟先後進行了十五次的科學發掘，除了第十到十二次的發掘沒有發現甲骨外，其他幾次都有甲骨發現，總共掘獲甲骨兩萬五千餘片。其中尤以1936年進行的第十三次發掘所獲最多，赫赫有名的YH127坑即屬這次的發掘，獲得甲骨一萬七千餘片，這個數目不僅佔了第十三次發掘所得的九成五，也佔全部發掘所

得近七成，這是甲骨科學發掘中最重要的一坑。

殷墟的發掘不僅獲得大量甲骨，也發現了豐富的殷商遺跡和遺物，同時奠定了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基礎，它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在科學發掘進行中，還有一段小插曲。在第三次發掘時，河南省政府派河南博物館館長何日章（1893-1979），組織一些人也去小屯發掘兩次，共得甲骨三千六百餘片。何日章等人並沒有考古的專門知識，因此不能算是科學發掘。其動機與經過另詳拙文《殷墟發掘的甲骨》。⁵這些甲骨現藏臺北的歷史博物館，目前在史語所整理研究中。

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有關甲骨的發掘主要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進行，成果最豐碩的主要有三批：

1. 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有字甲骨五千三百多片，字骨居多，字甲較少。
2. 1994年，花園莊東地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有字者579片，以字甲居多，有不少是完整的。
3. 1986年、1989年，小屯村中出土甲骨305片。
2002年、2004年，小屯村南出土甲骨233片。

以上是甲骨從出現到私掘，至科學發掘的大致情況。

四、甲骨的研究

甲骨出現之初，既被當作藥材，當然不可能有任何研究。1899年王懿榮認定其為重要古物，並加以購藏，使甲骨成為學術史料，是他對甲骨的重要貢獻，可惜他1900年即殉國，對甲骨並沒有留下任何論述文字。

王懿榮殉國後，他購藏的甲骨，大部分由其子王翰甫賣給劉鶚（1857-1909），⁶以清償王懿榮生前的債務。這一批加上劉鶚自己另外購藏的甲骨，共有五千餘片，劉鶚選其中1,058片，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出版了《鐵雲藏龜》，這是著錄甲骨的第一部書，在甲骨學史上，自有非凡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劉鶚在《鐵雲藏龜》的《序》中說：

是以許叔重（慎）於古籍文必資山川所出之彝鼎，不意二千餘年後，轉得目睹殷人刀筆文字，非大幸與？

這“殷人刀筆文字”，可謂一字千金，在甲骨發現

初期，能有此認知可謂卓識，這也是把甲骨文定位為殷商文字的第一聲。劉鶚還從甲骨的“祖乙”、“祖辛”、“母庚”等“以天干為名”，知其“實為殷人之確據”，都是非常正確的。雖然他對許多甲骨文字的認識，在今天看來是錯誤的，但他斷為殷代文字的見解，在甲骨研究的歷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那時是光緒二十九年（1903），距離王懿榮發現甲骨文不過四年的時間。

《鐵雲藏龜》出版的隔年（1904），孫詒讓（1848-1908）據此寫了《契文舉例》，⁷全書分十章十類（日月、貞卜、卜事、鬼神、卜人、官氏、方國、典禮、文字、雜例），是甲骨文字分類研究的第一部著作；可惜書還沒出版，孫詒讓就過世了，直到民國六年（1917）才由羅振玉幫他出版。孫氏的考釋不免有誤，但其草創之功，仍甚難得。

羅振玉和王國維（1877-1927），⁸則是甲骨研究初期貢獻最大、成果最豐的兩位。羅振玉極力收藏甲骨，並先後出版了《殷虛書契前編》（1911）、《殷虛書契菁華》（1914）、《殷虛書契後編》（1916）、《殷虛書契續編》（1933）等書，對甲骨文的刊佈貢獻極大。

羅振玉也是繼孫詒讓之後，研究甲骨文字最有成績的一位。1910年出版了《殷商貞人文字考》，1915年出版了《殷虛書契考釋》一卷，⁹1927年出版增訂本，改為三卷。¹⁰這些都是甲骨研究上重要的著作。郭沫若（1892-1978）更說“甲骨自出土後，其收集、保存、傳播之功，羅氏當居第一，而考釋之功亦深賴羅氏。”“談甲骨學者固不能不權輿於此，即談中國古學者亦不能不權輿於此。”¹¹

王國維是早期研究甲骨文字卓有成就的又一大家。他在民國六年（1917）先後寫成《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續考》，是利用甲骨文研究商王世系的名文。《續考》中更利用綴合《後》上8.14與《戠》1.10【圖版1】，排出了商王世系，並糾正了《史記·殷本紀》的若干錯誤，是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重要貢獻。

按照《史記·殷本紀》所定的自上甲至主癸的世系是：

上甲—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

王國維利用綴合加以更正：

足證上甲以後諸先公之次，當為報乙、報丙、報丁、主壬、主癸；而《史記》以報丁、報乙、報丙為次，乃違事實。¹²

兩圖版均見於《卜辭通纂·書後》，上二版為王國維綴合【圖版1】，下段為董作賓“在劉晦之（體智，1879-1962）先生藏骨版中得者”【圖版2】。董作賓於民國二十二年（1933）三月十四日摹錄寄給郭沫若，郭沫若以《卜辭通纂》“尚在印刷中，爰一並採入”，認為“誠至足珍異之發現”。王國維綴合前二版，已糾正《殷本紀》世系之誤，而董作賓加綴一版（【圖版1】最下段），使其世系更加完整。

羅、王之後，因為主持殷墟甲骨發掘、研究而成績斐然的，首推董作賓。除了整理發掘所得的甲骨為《殷虛文字甲編》、《乙編》外，其有關甲骨重要的貢獻舉其大者如：

（一）貞人名的確定

卜辭序辭往往以“干支卜，某貞”為開端，以往對於“卜”下“貞”上的這個字有多種不同的解釋，董作賓受到大龜四版的啟示，認為其中的一版“卜旬之版，‘貞’上一字不同者六，則非事與官可知”，並論斷其“決為命龜之人”，¹³因而第一個提出“貞人”說。貞人對現在的甲骨學者來說已是常識，但首發其覆的董作賓，仍是慧眼獨具的，難怪郭沫若高度稱許說：

曩於“卜”、“貞”之間一字未明其意，近時董氏彥堂（作賓）解為貞人之名，遂頓若鑿破鴻蒙。¹⁴

並推許為“最主要之創見”。

（二）斷代的標準

董作賓於1932年寫出《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並於1933年出版。¹⁵這篇文章將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斷代，分為五期，並說明每期的主要書體風格：

- 第一期（武丁）：雄偉。雄健宏偉，字畫精勁。
- 第二期（祖庚、祖甲）：謹飭守法。
- 第三期（廩辛、康丁）：頹靡。殷代文風凋敝之秋，常見幼稚、柔弱、纖細、錯亂，訛誤的文字。
- 第四期（文丁）：勁峭。筆畫常帶有剛勁的風格，峭拔聳立，有如銅筋鐵骨。
- 第五期（帝乙、帝辛）：嚴整。文字繁縟，字形勻整。

他更提出斷代的十個標準：

1. 世系 2. 稱謂 3. 貞人 4. 坑位 5. 方國
6. 人物 7. 事類 8. 文法 9. 字形 10. 書體

這是甲骨斷代的劃時代名著，把數以十萬片的甲骨有系統的組織起來，對甲骨的研究貢獻極大。郭沫

若提到讀此文後之感想說：

返復誦讀數遍，既感初其高誼，復驚佩其卓識，如是有系統之綜合研究，寔自甲骨文出土以來所未有。¹⁶

後來關於甲骨斷代的論著迭有新出，儘管論述有時與董先生不盡相同，但都是在董先生的斷代成就上精益求精的，董先生這篇言前人所未言並啟迪後學的論著，對甲骨學研究的影響極其深遠。

在董作賓五期斷代的基礎上，有些學者利用字體風格等要素進一步分析研究，得出分類的斷代成果。這一思路的主要不同是：同一時代不應只有一種書風，而同一書風不應機械的對應一個商王。這種做法把同一種書風的歸為一組，這一組往往有好幾個不同的貞人，取其中一位貞人的名字作代表的組名（如賓組、黃組等）；這說明貞人跟寫刻文字者，不是同一個人。各組的時代跟五期斷代的關係如下表：

殷墟王卜辭的分類及年代總表¹⁷

無名黃間 B 7 1	無名 B 6	無名間 B 5	歷草 B 4	歷二 B 3	歷一 B 2	師歷間 B 1	類 A 3	師肥筆 A 1	師小字 A 2	師賓間 A 4	類 A 5	類 A 6	典賓 A 7	賓出類 A 8	出二 A 9	事何類 A 10	何一 A 11	何二 A 12	黃類 A 13	武丁	第一期	
																祖庚				祖甲	第二期	
																					廩辛	第三期
																					康丁	
																					武乙	第四期
																					文丁	
																					帝乙	第五期
																					帝辛	

董作賓還利用甲骨文材料研究商代曆法，寫成《殷曆譜》一書，也是重要的著作。¹⁸

郭沫若是另一位在甲骨學上有重大貢獻的專家，¹⁹所編著的《卜辭通纂》、《殷契粹編》選輯各家甲骨藏品並加以考釋，另著有《甲骨文字研究》等，他主編的《甲骨文合集》對甲骨學的研究和推動貢獻尤為重大。

羅振玉（雪堂）、王國維（觀堂）、董作賓（彥堂）、郭沫若（鼎堂）因為在甲骨研究上有突出成就和貢獻，其字號都有“堂”字，學界尊之為“甲骨四堂”。在“四堂”的基礎上，甲骨得到蓬勃的發展，陸續又產生了一些學有專精，成就斐然的專家學者。

五、甲骨的著錄和刊佈

傳統金石文字的流傳，主要靠拓片，甲骨文也不例外。下面分四階段介紹甲骨的著錄和刊佈及其收藏概況。

（一）民間私掘階段

劉鶚的《鐵雲藏龜》於1903年出版，這是第一部著錄甲骨拓片的書。隨後羅振玉大量購藏甲骨，並先後出版了《殷虛書契前編》、《菁華》、《後編》、《續編》等。因為用珂羅版印刷，印行量少，而這些書又極重要，往往一本難求，幾已成為甲骨學的善本。此外，其他各家收藏或刊印的甲骨著錄種類尚多，大都是用拓片的方式著錄的，也有一些用摹本。

這一階段的甲骨都是私掘的，數量大，流傳面廣。可以說除了公家單位科學發掘之外，其他所有的甲骨都是從這個階段開始挖掘、收藏、流傳的。這些私人收藏的甲骨，後來透過捐贈或讓售等方式，有相當多回到博物館、圖書館或大學等公家文博單位收藏；其中最重要的當屬北京國家圖書館，許多單位或個人收藏的甲骨往這裏集中，使其甲骨收藏量極大。

除了國內公私收藏外，也有一些甲骨被賣到國外，如日本收藏的甲骨很大一部分是經由羅振玉賣出去的，使日本成為國外收藏甲骨最多的國家，其中收藏甲骨最多的是京都大學和東京大學，已分別有拓片出版。東京大學的還有黑白照片可以對照。²⁰

當時一些外國人也在中國購藏甲骨，這些甲骨有的留在中國，有的則被帶到外國去。其中加拿大

的明義士（James Mellon Menzies）在中國搜購的甲骨，部分帶回加拿大，現藏加拿大多倫多博物館，使加拿大的甲骨收藏量僅次於日本。許進雄曾加以著錄。²¹

英國收藏甲骨的數量也很大，共有三千多片。其中大英圖書館、皇家蘇格蘭博物館、劍橋大學圖書館收藏較多。現藏英國的甲骨，有不少原為庫壽齡（Samuel Couling）、方法斂（Frank H. Chalfant）、金璋（L. C. Hopkins）的舊藏，有些曾以摹本發表過，但摹本有時並不精確。李學勤、齊文心、艾蘭（Sarah Allan）纂輯的《英國所藏甲骨集》，²²收入英國現藏全部甲骨文，並且有全部的拓片，不只材料比以前發表的更多，拓片也彌補了之前只有摹本無法查驗的缺憾。

美國有近兩千片，以哈佛大學和卡內基博物館收藏較多。見周鴻翔《美國所藏甲骨錄》。²³

此外，法國、德國等也有少量收藏。

這些流散海外的甲骨，都是私掘期間收藏、流通的。

（二）科學發掘的甲骨著錄

科學發掘是由科研單位進行的，發掘所得屬科研單位，不可能買賣、流通。這部分甲骨發掘的情況比較單純。

中研院史語所在1928至1937年進行十五次殷墟科學發掘，共獲甲骨約二萬五千片。其中第一至九次共得甲骨6,513版，於1948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殷虛文字甲編》，著錄甲骨3,942號。²⁴其中包含了舉世僅有的牛頭骨刻辭、鹿頭骨刻辭等。《甲編》從1937年編成，在戰亂中，經歷三次印刷，終於在1948年得以出版。

第十三至十五次發掘共得甲骨18,405片，於1948年出版《殷虛文字乙編》上輯，1949年出版中輯，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下輯於1953年由中研院史語所在臺灣出版。三輯共著錄甲骨9,105號。

《甲編》、《乙編》收錄的甲骨目前均收藏於臺北中研院史語所。²⁵該所歷史文物陳列館闢有甲骨文展示專區，不定期展覽特定主題的甲骨文。

1949年之後，大陸地區甲骨的科學發掘主要有三批，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下稱社科院考古所）進行，分別出版了：

《小屯南地甲骨》，1973年發掘，共著錄甲骨4,612號。上、下冊，共五分冊。²⁶

《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1991年發掘，共著錄甲骨561號。²⁷

《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1986年、1989年，村中發掘；2002年、2004年，村南發掘。共著錄甲骨514號。²⁸

這些甲骨現藏社科院考古所。

(三) 集大成的甲骨著錄

甲骨文的各種舊著錄，或因年代久遠，或因印行量少，在今日要購求已極其不易。除了極少數公家單位或個人外，要擁有這些舊著錄幾乎是不可能的，這無形中空礙了甲骨研究。《甲骨文合集》的出版，很大程度彌補了這個缺憾。

《甲骨文合集》由郭沫若主編，胡厚宣總編輯，自1978年開始出版，1983年全部十三巨冊出齊。共著錄甲骨41,956片。²⁹前十二冊為拓片，第十三冊為摹本。

《甲骨文合集》全面集中、整理、刊佈甲骨文材料，把以前的舊著錄（包含科學發掘的《殷虛文字甲編》、《乙編》，以及張秉權據YH127坑所做的綴合成果《殷虛文字丙編》）選印其重要者，先按五期斷代分，再依事類分，是甲骨文著錄的集大成之作。

《甲骨文合集》按卜辭內容分為四大類，二十一小類：

I. 階級和國家

1. 奴隸和平民
2. 奴隸主貴族
3. 官吏
4. 軍隊、刑罰、監獄
5. 戰爭
6. 方域
7. 貢納

II. 社會生產

8. 農業
9. 漁獵、畜牧

III. 科學文化

10. 手工業
11. 商業、交通
12. 天文、曆法
13. 氣象
14. 建築
15. 疾病

16. 生育
17. 鬼神崇拜
18. 祭祀
19. 吉凶夢幻
20. 卜法
21. 文字

IV. 其他

從這些按內容所作的分門別類，可以概見殷商甲骨文占卜的內容是非常廣泛的，幾乎到了無事不卜的地步。

《甲骨文合集》未及收入的材料，以及一些重要而失收的，後出的《甲骨文合集補編》，³⁰補收甲骨13450片，共分七冊，前四冊為拓片，後三冊為釋文及對照表等。相當程度彌補了《合集》的不足。

(四) 最新的著錄方式

以往的甲骨著錄，最常見的方式是用拓片發表，由於印刷技術的不夠完善，印製水平往往不佳，有的甚至只有摹本，可靠性如何也有待檢驗。1983年出版的東京大學甲骨有黑白照片和拓本相互參照，是一個進步的做法。1987年刊行的天理大學甲骨，除了黑白照片和拓片並列外，在卷前還有24頁的彩色照片，共列出57版甲骨。³¹時代越進步，甲骨著錄的印刷水準越高，這是可喜的現象。

2003年《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出版，每一版都有清晰的彩色底片、拓片、摹本、釋文，四位一體，個別還有彩照的局部放大，這是最理想的呈現方式。以現在拍照及印刷科技的發達，應該都要做到這一點。但要達到此目標，先決條件是必須擁有甲骨實物才可能做到。最新的發展趨勢是以“收藏單位”為標的，按收藏單位以“四位一體”的方式重新著錄刊佈甲骨，這個工作如能順利完成，二十一世紀版的《甲骨文合集》就可以實現，且完全超越舊著錄，這有賴於所有收藏單位及個人的共同努力。

2009年《史語所購藏甲骨集》出版，四位一體之外，還把摹本印在描圖紙，精準的黏貼在拓片之上，被推許為甲骨著錄的最精微做法。

《北京大學珍藏甲骨文字》³²、《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藏甲骨集》³³、《旅順博物館所藏甲骨》³⁴都是以收藏單位為標的，採四位一體的絕佳甲骨著錄書。宋鎮豪所領導的團隊，正積極進行

山東博物館甲骨的整理，不日即可問世。這是一個代表著錄甲骨最新水平的大方向。即使不能做到四位一體，至少把彩照和拓片並陳，都是有功學林的大事。周忠兵編著《卡內基博物館所藏甲骨研究》³⁵的彩色照片，甚至採取了六面攝影，³⁶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了，這種做法主要對綴合有幫助，可以驗證斷面的密合程度。過去著錄甲骨，以“文字”為主要考量，凡是反面無字的，一般都不著錄，本書則是全面性的拍攝，有助於觀察鑄鑿型態。

六、甲骨文的價值

甲骨文是約公元前1300年盤庚遷殷之後到商末的史料，主要是占卜紀錄，還有一些與占卜不直接相關的“記事刻辭”。甲骨文的價值是多方面的，而最重要則體現在歷史和文字兩方面。

（一）歷史——甲骨文成為中國信史的開端

關於夏、商歷史，孔子（公元前551—前479）時代已有“文獻不足徵”之嘆。³⁷到了西漢（公元前206—公元9），司馬遷寫《史記》，有《殷本紀》一篇，似乎便是有關商代歷史的唯一史料了。此外，如《詩》、《書》裏對殷商的描述幾乎都是負面的，以周代文獻弔民伐罪的史觀，對商的評價是否客觀實成問題。在甲骨文出土之前，我們所能知道的殷商大概就只有這些間接史料。

甲骨文出土之後，經學者研究證實，那是殷商晚期的第一手直接史料，是商朝人直接寫（刻）在上面流傳下來的，沒有經過後人有意的改寫或無意的傳鈔致訛，是最可靠的殷商史料。我們從甲骨文的記錄，可以充分瞭解商代的歷史、文化、社會、風俗等各方面的情況。甲骨文使商代歷史有了直接史料，使殷商史成為中國信史的開端。

甲骨不但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同時也證實或修正了間接史料的可靠性。如前面提到的，王國維利用甲骨文證實了《殷本紀》所記的商代世系大部分是可靠的，而某些錯誤則藉著甲骨文得到修正。此後學者利用甲骨文討論殷商史的著述頗多，相當程度豐富了殷商史的內容。

甲骨文在中國藝術史上，也有極高的價值。過去講書法，只能講到西周金文，而甲骨文的出土，為中國書法提供了新的養分。郭沫若曾說：

卜辭契於龜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輩數千載後人神往。文字作風且因人因世而

異。……存世契文，實一代法書，而書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鍾（繇）、王（義之）、顏（真卿）、柳（公權）也。³⁸

已然把甲骨上不同風格的字體，當作不同書法家的作品，足可作為範式，無疑為中國書法的開卷之作。尤其當時直接寫在甲骨上的書跡【圖版3】，是用毛筆書寫的真實面目，一來證明早在商朝就有品質精良的毛筆，可以推翻秦國蒙恬造筆的傳說；二來這些書跡雖然數量不多，正可作為甲骨書法筆寫和刀刻不同的最佳見證。

此外，科學發掘出土的甲骨，有若干圖畫意味十分濃厚的寫生圖【圖版4】，可略窺殷商繪畫的面貌。

（二）文字——目前所見的最早系統漢字

漢字源遠流長，傳承數千年仍在用，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文字流傳這麼久。除了華人社會，世界上還有一些國家在使用漢字，如韓國、日本、越南等。以漢字文化圈來說，目前世界上約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在使用漢字，不論人數之多，地域之廣，以及歷史之久，沒有任何一種文字能跟漢字相比。而這些文字的根源，便是商代的甲骨文。

現在使用的漢字，是經過數千年的演變最後才定型的。我們現在能追溯到的最早漢字便是商代甲骨文，距今約三千三百年。甲骨文已經是非常成熟的漢字，它甚至包含了全部的六書，不論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在甲骨文裏都能找到，那必是漢字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後才可能達到的。而且甲骨文已能充分表意，並不只是圖畫或符號的功能；文字結構也已充分線條化，距離原始圖畫很遠，這些現象都說明甲骨文絕不是原始文字，在它之前，必有更古老的漢字存在，只是目前沒有發現。

文字的形義在演變的過程中不停的產生變化，我們要探討文字的本形本義，當然時代越早的文字越可靠。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是漢字研究的最重要著作，此書的撰寫動機即在探求漢字的最初形義。但許慎所據以論述的字體是秦（公元前221—前207）的小篆，已然經歷很長時間的演變，很多地方距離文字的始形朔義已經很遠，據已譌變的字形論說，自然很多地方是靠不住的。但自《說文解字》之後，中國的文字學，幾乎就是《說文》之學。古文字學勃興之後，學者利用更早的文字提出更可

靠的見解；尤其甲骨文出土之後，它的時代早於許慎超過一千年，且是未經改造的，當時使用的可靠文字，藉著對甲骨文的分析，我們可以更精確的認識到漢字最初的形義，同時修正《說文》許多不恰當的說法。甲骨文在漢字研究上，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下面我們且以香港中文大學所藏甲骨的幾個字為例，說明甲骨文對修正《說文》誤說的作用。《說文》解釋“至”的形義：“𠄎，鳥飛從高下至地也。从一，一猶地也，象形。不上去而至下，來也。”以鳥從高處飛到地上表示“至”（到）的意思。但中大甲骨“圖 38”、“文 23”都可看到甲骨文的“至”字，其字形作“𠄎”，“一”上面不是“鳥”而是“矢”，以“矢”所到之處為“至”，《說文》所說的鳥形其實是矢形的譌變。甲骨文的“至”有時也寫作“𠄎”，同樣表示“矢”所到之處，不受限於《說文》所說的上或下來。

《說文》解釋“伐”的形義：“𠄎，擊也。从人持戈。”是人拿戈去攻擊。中大甲骨“圖 24”有甲骨文的“伐”字，其字形作“𠄎”，這個人是被戈擊殺的人，並不是持戈的人。由此可以看到《說文》的分析與造字的本義正好相反。

《說文》解釋“射”的形義：“𠄎，弓弩發於身而中於遠也，从矢从身。”中大甲骨“文 16”有甲骨文“射”字，其字形作“𠄎”，以弓矢會“射”之意，《說文》所說的“身”其實是弓形的譌變。“射”的最初形義跟“身”是沒有關係的。《說文》另有一或體作“𠄎”，解釋其形說：“从寸。寸，法度也；亦手也。”甲骨文“射”的另一種寫法作“𠄎”，加上手形，使拉弓射箭的意思更加明顯，後來手形的“又”變成“寸”，“弓”形變成“身”，最後成了“射”。

以上這幾個例子都充分說明了甲骨文在探討漢字本義的作用上，有無可取代的價值。

七、香港中文大學的甲骨

香港中文大學收藏殷商甲骨近百版，分別藏於大學圖書館和文物館。作為香港最大的甲骨文收藏機構，中大收藏的甲骨早已引起學界的關注。

現今世界公私單位及個人所收藏的甲骨，除了進行科學發掘的單位所藏為發掘品外，其他都是早期民間私掘，經過輾轉買賣流傳的。這些甲骨沒有考古紀錄，但甲骨文物及其上面的刻辭，無疑仍是

重要的材料。

香港中文大學收藏的甲骨也是民間私掘流傳的。兩批甲骨來自兩位源於廣東的學者：一是鄧爾雅（1884—1954）舊藏，現藏於大學圖書館；一是李棧（1907—1996）舊藏，今在文物館。本書名《典雅勁健》，即取合爾雅、勁庵（李棧）藏甲骨之義，既述其本源，且紀念二先生之貢獻。同時，“典雅勁健”最初見於唐代學者張彥遠（九世紀）《法書要錄》等，在此借來形容甲骨文的風格。現述中文大學收藏甲骨之概況：

（一）大學圖書館藏·鄧爾雅舊藏甲骨

鄧爾雅廣東東莞人，精小學訓詁，工篆刻、書法。

這批甲骨原是鄧爾雅舊藏，1969年5月鄧祖玄奉母葉多福女士之命，將這批甲骨慨贈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李棧教授曾撰《聯合書院圖書館新獲東莞鄧氏舊藏甲骨簡介》，³⁹著錄四十五片甲骨，並詳細考釋其中的七版。

李棧文中指出“龜甲卜辭三十三片，獸骨卜辭十二片，又殘骨八片，合計五十六片”。

2015年夏，聯合書院將這批甲骨移至大學圖書館典藏。是年冬，李露絲（Louise Jones）館長希望重新整理這批甲骨，我承乏此任，於是重新製作拓片，並作成摹本和全部釋文，也寫上必要的說明，同時附上最新的綴合情況。計得甲骨四十四版。與李棧文中所附四十五片的調整如下：

李文四十五片中，有二組各二片可綴合，因此少二片，得四十三片；殘片中有一片有字，當時未編號，今加進來計得四十四片。又無字殘片中有兩片可與有字者綴合，計殘骨少三片。

這四十四片甲骨，有十版屬第一期，三十二版屬第二期，一版為第三期；一版只剩殘辭，時代難以驟定。其內容包含卜旬卜辭、祭祀、天氣等。

（二）文物館藏·李棧舊藏甲骨

文物館收藏的甲骨，原是李棧教授的舊藏。李棧，字勁庵，號棧齋，廣東順德人。香港中文大學教授。

饒宗頤《海外甲骨錄遺》（下稱《錄遺》）⁴⁰云：“友人李棧齋先生，于英京蒐羅所獲得數十片，其中不無精品。”據此可知李棧所藏之部分甲骨乃得之英國。饒宗頤先生在《錄遺》的“棧齋所藏甲

骨考釋”中，臚列了三十三版拓片及考釋。但這三十三版甲骨並沒有完全歸到文物館，今文物館所有者共二十七版，其中一版（本書之“文22”）缺上半一角。

今應姚進莊館長之邀，於2016年春將這二十七版甲骨重施摹拓，並作釋文及說明，也附上最新的綴合資料。

這批甲骨有十七片屬第一期，七片為第二期，二片為第三期，一片為第五期。內容以關於祭祀者最多，其次為氣象和卜旬卜辭。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卜辭中許多關於祭祀的占卜，自在情理之中。而戶外活動不論戰爭、打獵、農漁等，受天候影響很大，氣象卜辭也是占卜的大宗。

以上兩批甲骨，無疑豐富了甲骨研究的材料，尤其第一次採四位一體的方式刊佈，對學術研究一定有幫助。有些過去著錄不完整或不清楚的，都獲得大幅的改善。如“圖32”的“𠄎”字，過去因為發表的拓片不夠清楚，各家摹釋或誤或缺，今得以清楚呈現，為僅見之新字。又如“文8反”，饒先生文中只著錄上面一小塊，《甲骨文合集》11735則只有正面，本書則得以完整呈現。舉此二端，以見其價值之一斑。

香港中文大學藏甲骨近百版，為香港地區數量最多者，益見其彌足珍貴。⁴¹

現將大學圖書館和文物館所藏甲骨，以彩圖、拓片、摹本、釋文全列的方式刊佈，同時附上綴合及相關著錄對照，以饗學林。

為了稱引之便，在大學圖書館藏品編號之前加“圖”，文物館藏品前加“文”以為區別。

這項工作得以順利完成，必須感謝大學圖書館李露絲館長、劉麗芝副館長；文物館姚進莊館長、陳娟安主任、何碧琪博士；聯合書院余濟美院長的鼎力支持。本書的彩圖由鄧明亮先生拍攝，拓片的前置作業由何珈藝、余啟暉幫忙。趙鵬博士時賜協助與意見，對本工作提供很大幫助。謹對他們的辛勤勞動表示感謝。

何碧琪博士另撰兩文，對了解中大甲骨的由來以及甲骨書法藝術，很有參考價值。

注釋

- 1 一說是他患瘡疾去買中藥，才看到了甲骨。
- 2 傅斯年：《本所發掘安陽殷墟之經過》，《安陽發掘報告》第2期（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下稱中研院史語所〕，1930），頁387。
- 3 李濟：《現代考古學與殷墟發掘》，《安陽發掘報告》第2期（1930），頁406。
- 4 董作賓：《民國十七年十月試掘安陽小屯報告書》，《安陽發掘報告》第1期（北平：中研院史語所，1929），頁5-6。
- 5 李宗焜：《殷墟發掘的甲骨》，《古今論衡》第4期（2000年6月），頁2-14。
- 6 劉鸚，字鐵雲，江蘇丹徒人，著有《鐵雲藏龜》、《老殘遊記》等。
- 7 孫詒讓，字仲容，號籀廬，浙江瑞安人。
- 8 羅振玉，字叔言，號雪堂，浙江上虞人。王國維，字靜安，號觀堂，浙江海寧人。
- 9 王國維為之手寫，王氏跋語署“宣統甲寅十二月祀竈日”，祀竈日為農曆十二月二十四日，其時陽曆已是民國四年（1915）1月9日。羅振玉序言亦署“宣統甲寅十二月十八日”，羅、王殆以清朝遺老自居，仍奉清朝正朔。
- 10 全書分為都邑第一、帝王第二、人名第三、地名第四、文字第五、卜辭第六。增訂本列第一至第四為卷上，第五為卷中，第六為卷下。
- 11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頁213。
- 12 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九（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437-40。
- 13 董作賓：《大龜四版考釋》，《安陽發掘報告》第3期（北平：中研院史語所，1931），頁423-41。
- 14 郭沫若：《序》，《卜辭通纂》（東京：文求堂書店，1933），頁5。董作賓，字彥堂，河南南陽人。
- 15 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一種，北平：中研院史語所，1933），頁323-424。
- 16 郭沫若：《後記》，《卜辭通纂》。
- 17 參考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頁13；（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頁9。
- 18 董作賓：《殷曆譜》（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23，四川南溪李莊：史語所，1945），石印二百部。1992年臺北景印二版。
- 19 郭沫若，字鼎堂，四川樂山人。
- 20 貝塚茂樹：《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9、1960）；松丸道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
- 21 許進雄：《明義士收藏甲骨》（多倫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館，1977）。[Hsu Chin-hsiung, *The Menzies Collection of Shang Dynasty Oracle Bones*. (Toronto: The Royal Ontario Museum, 1977).] 許先生另著有《懷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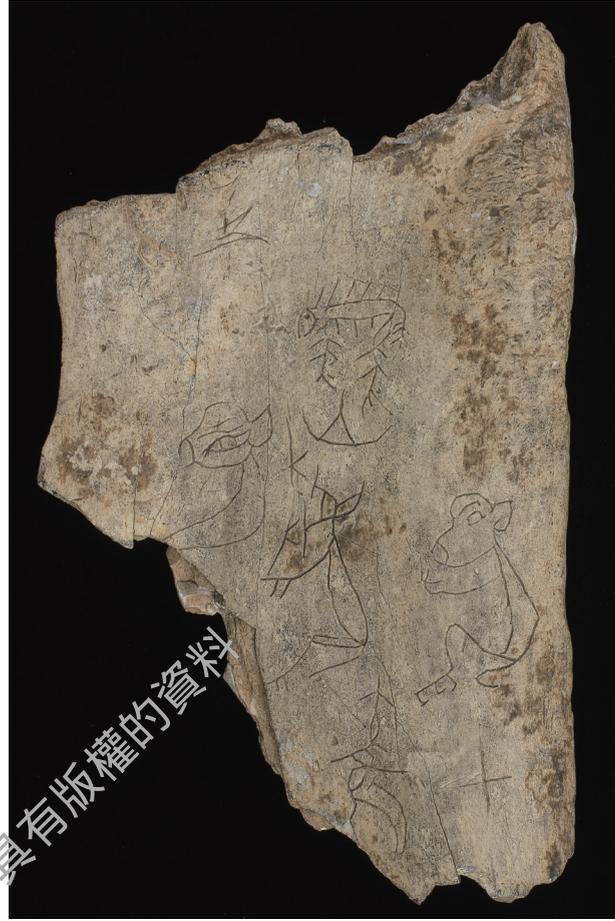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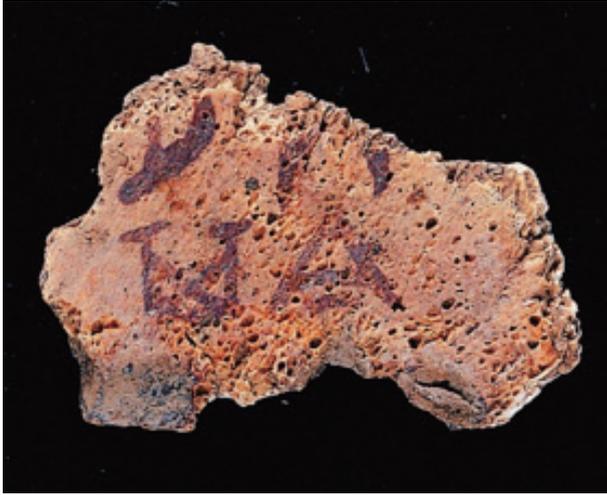
- 氏等收藏甲骨文集》（多倫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館，1979）。[Hsu Chin-hsiung, *Oracle Bones from the White and Other Collections*. (Toronto: Royal Ontario Museum, 1979.)]
- 22 李學勤、齊文心、艾蘭：《英國所藏甲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
- 23 周鴻翔：《美國所藏甲骨錄》（柏克萊：美國加州大學，1976）。[Hung-hsiang Chou, *Oracle Bone Colle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 24 同一片甲骨如正面、反面都收錄時，分別編號，因此收錄的甲骨片數少於號數。
- 25 十五次科學發掘所得全部甲骨，有些較細碎或字數不多的均未收錄於《甲編》、《乙編》，但仍收存於史語所庫房。
- 26 《小屯南地甲骨》（北京：中華書局，1980）。
- 27 《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
- 28 《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12）。
- 29 《甲骨文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1983）。其甲骨正、反面共用一號並標註正、反，故其號數與片數相同。
- 30 彭邦炯、謝濟、馬季凡編：《甲骨文合集補編》（北京：語文出版社，1999）。
- 31 伊藤道治：《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甲骨文字》（奈良：天理教道友社，1987）。
- 32 《北京大學珍藏甲骨文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33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藏甲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34 《旅順博物館所藏甲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35 《卡內基博物館所藏甲骨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 36 正、反加上四個側面，共六面。實際上應該叫十面攝影，因其正、反面分別做四個側面的攝影，等於每一片甲骨都提供了十種照片。
- 37 出自《論語·八佾》。
- 38 郭沫若：《序》，《殷契粹編》（北京：科學出版社，1965）。
- 39 李棧：《聯合書院圖書館新獲東莞鄧氏舊藏甲骨簡介》，《聯合書院學報》第7期（1968-1969年），頁183-203。
- 40 饒宗頤：《海外甲骨錄遺》，載於《東方文化》第4卷第1-2期（1957-1958年），頁1-8。
- 41 據注39李棧先生文介紹，除香港中文大學外，“香港公家所藏，祇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藏有七片，及香港美術博物館藏有一片而已。”



1

下一版不致迫在初嗚之先也
茲得版中得者，函告李棧
近証全屬以爲未嘗不有火已十
三宗者，爲書而中七。惟大甲
下有火庚，更有祀乙，是不但尚
缺大甲中，且有不止于祀乙矣。
二頁記。共三片

2



4a



4b

3

圖版 1 王國維與董作賓綴合的甲骨，收入《卜辭通纂·書後》（1933）

圖版 2 董作賓手蹟，收入《卜辭通纂·書後》（1933）

圖版 3 甲骨上的墨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

圖版 4a 甲骨上的寫生畫原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品

圖版 4b 拓片

Fig. 1 Oracle bones conjugated by Wang Guowei and Tung Tso-pin.

Fig. 2 Tung Tso-pin's manuscript

Fig. 3 Ink Marks on Oracle Bones, Collec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Fig. 4a Drawings on Oracle Bones, Collec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Fig. 4b Rubbing